

梅朵的院坝

◎本巴错

梅朵打好菜回到家，母亲端出刚炒好的小菜，她摆好碗筷，叫父亲出来吃饭。还没吃上几口，门把手一转，有人端着刚从食堂打好的饭菜径直走进来，顺手从阳台扯了根晾晒好的牛肉干，便坐下边吃边聊。这人姓唐，梅朵叫他唐叔叔，是乐队拉大提琴的，标准的雅江汉子，身高一米八三，在当时的同事中算得上高大挺拔。没过多久，门又开了，楼上的徐叔叔也进来了。徐叔叔是梅朵父母的老师，一口纯正的成都腔，舞蹈、话剧样样在行。

相比唐叔叔，梅朵更喜欢徐叔叔来家里吃饭。看徐叔叔吃饭是一种享受，他总能将碗里平平无奇的饭菜吃得大快朵颐，再没胃口的人看了也会生出几分食欲。据梅朵观察，徐叔叔吃饭总是从碗中间饭菜长得最高的地方开始，边吃边情不自禁地发出满足的“哼哼”声。这不是招人烦的吧唧声，而是全然沉浸其中的惬意。中间最高的部分吃完，他便将四周的饭菜往中间拨，三下五除二全扒进嘴里。他腮帮子鼓得圆圆的，再轻轻端起梅朵妈喝的清茶顺下去，满意地擦擦嘴，便和大家聊起天来。没多久，一个号称“全知道”的卓玛阿姨也来了，活像王熙凤似的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人还未坐定，梅朵妈就递上碗筷叫她一块吃。她也不推辞，坐下和大家边吃边聊。

梅朵父亲风趣豪爽，母亲贤良随和，大伙儿都爱来她家吃饭。氛围轻松，满是家的温暖。日子久了，梅朵也觉得，吃饭时要是没个外人串门，全家反倒有些不习惯，再香的饭菜似乎都少了点味道。

文工团的院子布局规整：中间是青石板铺成的大院坝，围绕院坝的楼房分为前后两圈。后半圈是办公室和排练场，前半圈是一排四层的联排房。一层住着六户人家，除了最右边一户是套二，其余都是套一。据梅朵母亲讲，她出生时，一家人还住在院坝后半圈的一间单人房里。一家三口，加上不时来走亲访友的理塘亲戚，小屋的拥挤可想而知。这段经历梅朵太小，全无记忆。后来搬到这套带餐厅、客厅、卧室和阳台的联排房，虽无独立厕所，于他们而言已是最好的配置。赶上天气好、太阳暖和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敞开门，搬出椅子坐在走廊上晒太阳、聊天。勤快的主妇抱出自家棉被，搭在走廊栏杆上晒得蓬松软和。夜晚，梅朵枕着这股太阳的

暖香，沉入甜甜的梦乡。

文工团的公共厕所，在梅朵眼里是个可怕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存在。厕所修在一条长过道的转角尽头。过道全封闭，没安灯，大白天看上去也黑压压的。梅朵除非有人陪同，若独自前往，总要在进过道前做一番心理建设，先给自己鼓劲走上几步，可恐惧感总会像潮水般涌来，她只能深吸一口气，快步跑到转角才敢松口气。

转角处的墙壁由石头砌成，石缝间布满蛛网。梅朵和小伙伴总爱拿根细棍，轻轻触碰蛛丝，嘴里模仿蚊蝇的“嗡嗡”声，逗蜘蛛从石缝里钻出来。哪只笨蜘蛛最先被逗出来，他们便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这可笑的胜负欲，简单而纯粹。

饭后，梅朵总爱到楼下找张师傅的女儿小敏跳皮筋。张师傅的女儿小敏和她哥坐在家门外，一人端着一碗红苕菜泡饭，紫红色的汤汁把米饭浸得透亮。兄妹俩边吃边玩抓石子。碗里除了红彤彤的米饭，不见菜的影子，可见兄妹俩吃得格外香。梅朵问这饭怎么做，兄妹俩故作神秘不说，梅朵也不好意思讨要。回家问母亲，也没问出答案。这碗神奇的红米饭，直到梅朵上高中才弄清做法。入口淡淡的清香，与想象中差了几分，可那诱人的紫红色，留给儿时的梅朵满怀期待。

有时兄妹俩还捧着碗开水泡饭，下饭菜是几碟红油豆腐乳。他们边吃饭边做作业，手里还拿着刀片刮桌面。那是张四四方方的木桌，桌面被油渍浸润多年，早已看不出本色。兄妹俩就爱没事刮桌面，刮两下，刨一口豆腐乳下泡饭；刮两下，又在本子上写俩字。刮没刮干净不重要，过程看着倒挺解压。梅朵见兄妹俩吃得香，回家也嚷嚷着要吃豆腐乳下开水泡饭。没吃两口，除了寡淡中带点咸味，再无别的滋味，她有些遗憾

地放下筷子。可兄妹俩埋头扒饭的模样，总在她脑海里浮现。

小敏比梅朵大三岁，她哥比梅朵大六岁。她哥因个子矮小，被张师傅唤作“短人”。梅朵

一度以为他的名字就叫短人，总叫他“短人哥哥”。或许张师傅是有意这般叫他，老一辈人常说，给孩子取个贱名好养活。没曾想这称呼竟成了习惯，他成年后身高也没能过一米六。

说来也让人心疼，兄妹俩的母亲饱受精神疾病之苦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清醒时，她安静得像未出阁的姑娘，坐在床边给两个孩子缝补开裂的书包和衣裤，缝完又忙着做饭。那时梅朵倒不怕她，在院坝公共厕所里碰见，她慈眉善目地冲梅朵一笑，便专心地挤自己裤子上的虱子。

糊涂时，梅朵在窗都能听到她歇斯底里的吼叫，那声音仿佛要让折多河断流。梅朵仿佛能看到小敏和短人躲在角落瑟瑟发抖。短人母亲的情况梅朵不得而知，也丝毫不敢向兄妹俩问及。世事无常，没过多久，他们的母亲便离开了人世。终日在清醒与混沌间挣扎撕扯，离开于她而言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

张师傅白天忙着食堂的活，晚上与三五好友喝酒解乏。兄妹俩放学后便和梅朵及院坝里的小伙伴们玩跳房子、滚铁环、吹纸人、捉迷藏……时光如白开水，平淡无味，却能渐渐冲淡生活的苦涩。日子就这样，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溜走了。

徐叔叔因工作原因，将远在成都的两个儿子接到了康定。那会儿从成都坐车过来，整整要走两天。大儿子枫枫比梅朵大两岁，长得白白净净，一看就是个爱学习的成都娃。小儿子康康又太小，欺负不得。

梅朵和院坝里的小伙伴们聚在一处土堆旁，数落着这个省城来的枫枫平日里如何高冷，不理会他们这些康定娃的

种种“罪行”，于是大伙商量着给这个成都娃一个下马威。小敏小眼咕噜一转，说：“我们干脆给他挖个陷阱！”大伙儿望向脚下的土堆，会心一笑。说于就干，他们齐力刨开院坝一侧堆放的基建土堆，向下挖开一个能容下一人双腿的坑，再往坑里灌入足以打湿脚背的水，然后找来短树丫支撑坑口，在树丫上盖一层塑料袋，接着轻轻用土将塑料袋覆盖，陷阱便做好了。接下来便是坐等枫哥。

枫哥如期而至，果然如他们所愿，在土堆旁“马失前蹄”。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欢乐的笑声，混着文工团演员们的钢琴伴奏和练嗓声，飘向溜溜的跑马山。

打那以后，枫哥似乎走下了高傲的马背，开始主动融入，与小伙伴们玩丢沙包、翻越院坝矮墙、参加院坝运动会……还学会了分享当时流行的小零食——海椒面。大伙儿舔着手里红扑扑的海椒面，辣得嘴里直吸气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心里也慢慢认可了这个口音里渐渐夹杂起康定话的枫哥。

电影《霹雳舞》上映后，热潮很快席卷全国，就连高峻的二郎山也没能挡住这股风，它吹进了康定小城。枫哥的弟弟康康，这个在梅朵眼里一向腼腆内向的小不点，似乎变了个人。他常把父亲的大录音机扛到院坝里，放入磁带，按下播放键，动感跳跃的音乐瞬间响彻院坝上空。康康不慌不忙地穿上自以为拉风的牛仔外套，戴上黑色的半指手套，额头上缠一根酷炫的头巾。伴着强劲的节奏，他的身体像通了电流一般，从右手指关节一层一层传递到手臂、肩膀、上身、腰、臀、双腿、脚趾，再从脚趾反向传导上来，到达左手指关节，形成一个闭环。接着，他在青石板上滑步、转圈、走太空步。院坝里的小迷妹们总会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。梅朵也偷偷跟在他身后学跳，此时康康跳得更卖力，也更自信了。

不久，文工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，年龄比梅朵大七八岁。他们在北京舞蹈学校培训四年，学成归来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。院坝里的小伙伴们写完作业，总爱守在练功房门口看他们练功、表演。那些哥哥姐姐舒展的身姿、一颦一笑，满是青春活力，带

给小伙伴们美好的憧憬。这群小迷弟小迷妹还曾因各自喜欢的哥哥姐姐发生过节。有的认为这个哥哥帅气，有的认为那个姐姐漂亮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像极了如今的粉丝互掐。梅朵盼着自己快些长大，暗下决心，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鲜活明亮。

后来徐叔叔工作调动，兄弟俩也转回成都读书，彻底告别康定，变回正儿八经的成都娃。小伙伴们满心不舍，却也无能为力。多年后听说兄弟俩在学习上都很争气，先后考入电子科大，毕业后也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。梅朵也不甘落后，保送进入直辖市的师范大学，后来考上编制，有了稳定的工作。短人、小敏兄妹也各自成家，离开了文工团院坝。

院坝里的联排老房，也被一梯两三户、带独立卫生间的新式楼房取代。外人拧开门就能进屋吃饭的时代，一去不复返了。家家户户安上了防盗门、防盗窗，当年的热络，也被关在了门外。院坝变小了，变窄了，孩子们都窝在家里上网、玩手机、打游戏。一群小伙伴在院坝里撒欢疯玩、直到大人喊回家吃饭的日子，也一去不复返了。

时光荏苒，张师傅走了，院坝里再也听不到混着藏语的吆喝声了。梅朵的父亲、唐叔叔也相继走了。院坝里的老辈一个个谢幕。四季轮回，新芽萌发枝头时，枯叶不忍离枝，待风掠过，便随风渐渐飘落。

文工团正式更名为甘孜州民族歌舞团。当年招收的那批新学员，秉承老一辈的专业精神，让歌舞团蜚声海外。如今他们也光荣退休，将接力棒交到了下一辈文艺工作者手中。

梅朵有时仍会回到儿时的院坝，通常是在一个阳光斜照的午后。在那里，离去的人都还在，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、温暖。她踩着青石板，推开那扇未曾上锁的门，撞见满院坝的人间烟火。她情愿裹在这暖意里，久久不愿醒来。

07

甘南日报

文学

2026年9月14日
星期一责任编辑 南洋仁
校对 傲昂嘉措
版式编辑 边强新闻热线
0836-7777385
投稿邮箱
garb@gzznews.com